

吕澂

唯识学思想研究

袁宏禹 ◎ 著

呂澂

唯识学思想研究

袁宏禹 ◎ 著



责任编辑:杨文霞

封面设计:徐晖

责任校对:王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激唯识学思想研究/袁宏禹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01-014644-7

I. ①吕… II. ①袁… III. ①吕激(1896~1989)-唯识宗-研究
IV. ①B9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263 号

吕激唯识学思想研究

LÜCHENG WEISHIXUE SIXIANG YANJIU

袁宏禹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72 千字

ISBN 978-7-01-014644-7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1CZJ006）

序

刘泽亮

唯识学受西洋哲学、科学、心理学的激发而复兴，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主潮。甚至有学者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说，佛家唯识学乃中国近代哲学之母。吕澂在近现代唯识家中独树一帜，钟情于复兴护法、玄奘系的唯识今学，是中国近现代最有影响力的佛学研究大师之一。

袁君宏禹素喜唯识之学，硕士阶段研究王恩洋唯识思想，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矢志于继续研习法相唯识，选择吕澂唯识思想作为研究论题，毕业后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在厦与我从游三年期间，经常相与切磋琢磨。今以初稿见示，喜其不避艰难的学术勇气与不遗余力的学术探索精神，聊缀片语，权以为序。

毫无疑问，唯识学研究是吕澂思想的重心，但也是争议颇大且很难驾驭和把握的论题，其中充满着诸如理性与信仰等诸多矛盾；同时，如何看待吕澂对中国佛教的严厉批评，也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充满着回护与责难的论争。选择这类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显示出作者不避艰难的学术勇气。

该书以唯识作为阐释吕澂思想的主线，系统地论述了吕澂以唯识学判释中印佛教，全面揭示出印度佛学、中国佛学与法相唯识的逻辑关联。认为吕澂不仅将唯识与小乘、大乘思想串联起来，把唯识学溯源到印度佛学，也对中国佛教以唯识加以简别，对中国佛教“性觉”思想进行了全面清算，这种理解和叙述方式彰显出吕澂“正本澄源”的学术努力，也为厘定吕澂在现代唯识学史上的地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研究谁就捧谁，是一般学者极易误入的歧途。但作者能够正视吕澂思想中的困惑与矛盾，清醒地认识到其定位与评价的多面性，评断有度，

不谀不谤,这种严肃的学术意识和踏实的学术作风,难能可贵。

不仅如此,作者还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众所周知,吕激的思想始终充斥着批判精神。但这种批判的动因与目的何在?论者一直带着这样的疑问展开研究,认为,吕激所谓的批判,是试图通过复兴玄奘传来的印度纯粹之唯识学,在对中国佛学出现的种种弊端进行纠正、对回归唯识通途中的中国佛学指明方向的同时,实现他改造人生和变革人间社会的目标。从吕激早期的“美术革命”,到晚期致力于把唯识学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都体现出其将大乘唯识学内化为转识成智、外化为革新社会的实践目的。因此,该书不以简单地还原吕激唯识思想为目的,而是将其唯识思想放在近代社会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思想激荡的时代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将吕激关于唯识思想的探索与当时的社会革新关联起来,认为吕激唯识学思想的最后落脚点在于试图以唯识开出净化社会的改革良方,致力于唯识学理论在人间的实践推展,充分地揭示出了吕激唯识学研究返本开新的理论初衷,这种理解,是有见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吕激思想涉猎的学科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论者必须于逻辑学、美学以及中国传统儒学、道学等具有广泛的学养和独到的领悟能力,不能拘泥于以佛学论佛学,以唯识谈唯识。论著既有关于吕激唯识学思想与印中佛学源流关系的阐述,也有对于吕激唯识学思想与真善美哲思的剖析,这种立足于宏观视域所作的全方位刻画,为读者把握吕激唯识学思想的立体镜像以至近代唯识学的总体脉络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广阔的视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上半部是提交博士答辩的主体内容,下半部是根据通讯评议和答辩专家的意见所做的扩展性研究。作为至目前为止学界系统研究吕激及其思想的第一本专著,就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仍然还有若干问题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譬如,吕激的因明研究与墨辩思潮近代复兴的关联问题,吕激唯识理论、伦理、美学思想的关联问题,尤其是吕激作为一代通晓梵、藏、日等多种语言文字的大家,其思想触角中涉猎的原始佛典以及汉藏佛教史研究,诸如之类微宏观的议题,虽然非本书所能完成范围,但亦是吕激思想研究中必然要严肃面对和深入思考的论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希望宏禹君日后能够再接再厉,继续钻研,再续新篇,也希望学界能够在吕激思想研究方面涌现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2014年10月于厦门大学南光楼

目 录

contents

序	1
导 论	1
一、近现代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1
(一) 唯识宗的终结到唯识学的延续	2
(二) 唯识学思潮与哲学科学的际遇	5
(三) 三系唯识与多家论唯识的兴盛	12
二、吕澂的生平与著述	16
(一) 生平的年代分期	17
(二) 著述的整理分类	20
三、吕澂及其思想的总论	25
(一) 研究动态综述及创新点	25
(二) 吕澂唯识学思想的渊源	30
(三) 吕澂唯识学思想的特点	35
上篇：吕澂唯识学思想与印中佛学源流	
第一章 正学：吕澂对唯识学教理行证之阐释	43
第一节 教相名言	43
一、阐唯识学“真如”观	43
二、解唯识学“法界”观	48
第二节 分判界说	53
一、分瑜伽、唯识为二宗	53

二、划古、今唯识学有别	57
三、勾印、中唯识传承史	64
第三节 戒行修证	71
一、弘瑜伽行的戒律	71
二、言唯识学的定观	77
第二章 清源：吕澂对唯识学与印度佛学关系之探赜	83
第一节 唯识学与小乘佛学源流	83
一、探唯识学发源于原始《阿含》	84
二、推唯识学传承于部派《毗昙》	89
第二节 唯识学与大乘般若学同源	95
一、申唯识、般若义理不二	96
二、说瑜伽、中观二派合流	101
第三节 唯识学与大乘如来藏学判教	107
一、改《法华》为涅槃学科	108
二、判《华严》为瑜伽学科	113
三、归《楞伽》为唯识典籍	119
第三章 拣择：吕澂对唯识学与中国佛学关系之简别	126
第一节 唯识学与天台宗思想关系的批判与交涉	126
一、批天台宗的“实相”性觉说	127
二、证天台宗学发轫于唯识古学	132
第二节 唯识学与华严宗思想关系的诘难与考源	138
一、诘华严宗的“法界缘起”性觉说	139
二、考华严宗学导源于唯识古、今学	145
第三节 唯识学与禅宗思想关系的拒斥与回溯	150
一、斥禅宗的“心性”本觉说	151
二、定禅学渊源于大乘唯识学	156
下篇：吕澂唯识学思想与真善美哲思	
第四章 求真：吕澂对唯识因明与论理思维之辨证	165
第一节 因明典籍译校与分期发展	165

一、译因明典籍及勘对	166
二、谈因明分期和发展	171
第二节 唯识逻辑学与因明认识论	176
一、议玄奘“真唯识量”的形式逻辑	176
二、倡《佛家辩证法》唯识辩证逻辑	180
三、述法称《正理一滴论》因明量论	184
第三节 法相唯识真义辩论	190
一、辨《楞伽》不思议熏变为现识因义	190
二、论《掌珍论》二个比量“真似”义	197
三、诤“真如”是否作“疏所缘缘”义	203
第五章 问善：吕澂依唯识学说对心性伦理之诠释	209
第一节 唯识学“佛性”、“种姓”义	209
一、藉唯识学诠“佛性”	210
二、释唯识学“五种姓”	214
第二节 唯识学心性思想与儒释道人性观	219
一、讲《华严原人论》儒道佛人论	220
二、以“唯识性”解孔孟人性善说	224
第三节 唯识学界域下的佛学心性论议题	228
一、与熊十力进行“性寂”、“性觉”之争	228
二、同巨赞讨论中国佛学心性明净问题	233
第六章 审美：吕澂对唯识美学系统与理论之解构	238
第一节 从美学斗士向唯识学者的转变	238
一、和陈独秀倡“美术革命”	239
二、驳蔡元培“美育代宗教”	243
第二节 唯识学教义视域下的美学系统	247
一、建“唯识美学”学科体系	248
二、取立普斯美感“移情说”	252
三、择梅伊曼“美的态度说”	257
第三节 评析康德与柏格森的美学理论	261
一、评康德的美学思想与唯识论契合	261

二、析柏格森生命美学与唯识论歧出	267
余论：对吕激唯识学思想的时代性考察	272
一、吕激“证伪存真”批判思维形成的时代背景	272
(一) 沿袭清代、民国时期疑古学风余波	273
(二) 受到西方实证主义东渐思潮的影响	275
(三) 吸纳日本佛学界考证辨伪治学方法	277
二、吕激对唯识学实践于人间社会的推展	279
(一) 唯识转依义“革新”意涵的弹出	280
(二) 佛法不离世间的唯识学三层展开	284
三、对吕激唯识学思想地位及影响的评价	296
(一) 吕激唯识学思想的纵横向地位	297
(二) 吕激唯识学思想的正负面价值	302
附录一 吕激与近现代唯识学者的思想比较	308
附录二 对吕激的主要著述作分类的统计表	319
参考文献	327
索引	336
后记	343

导 论

法相唯识学源于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在南北朝时期即输入了中国，唐朝由玄奘系统地译传了护法系唯识今学，然而传承未久，唯识宗即告绝嗣。至唐末五代，古德永明延寿是唯识宗的终结到唯识学延续的标志性人物。延寿融通古今的唯识学思想影响到了明末的唯识学研习，乃至影响到清末民初唯识学的繁兴。中国近现代，唯识学因为受到西方哲学、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激发，才遇到了复兴的最佳时机，被一批教界、学界、科学界杰出人士选为传统文化中最堪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法宝。故而，近现代才出现了三系唯识学鼎立与多家论唯识的兴盛局面，吕澂先生对唯识学的研习及其思想的成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欧阳渐（字竟无）创办南京支那内学院，吕澂任教务长一职，从此他成为一名专职的佛学研究工作者，毕生奉献于佛学，以弘扬玄奘唯识宗学为教旨。吕澂著述颇丰，其涉猎唯识学以及与唯识学有关的著述，占其成果很大的比重。即便涉及佛教史研究、佛典整理考订、中印佛学比较，都以护法——玄奘系唯识今学作为衡量的标尺。

一、近现代法相唯识学的复兴

中国近现代涌现出复兴唯识学的热潮，接续了唐代玄奘唯识宗学，多效仿永明延寿的古今、性相融通理论。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法相唯识学的研习与西方哲学、西方科学碰撞出思维火花，形成了三系唯识学和多家论唯识学的局面。三系唯识学分别指“南欧”（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一系，“北韩”（韩清

净的北平(今北京)三时学会)一系,以及“太虚”(武昌佛学院)一系。除此之外,还有多家对唯识学也颇有研究,知名的有: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虞愚、蒙文通、韩镜清、守培、巨赞等。吕激与他们多有切磋、交流,甚至相互激辩,有意无意间达到了弘扬法相唯识的目的。

(一) 唯识宗的终结到唯识学的延续

法相唯识之学兴起于4世纪左右印度的无著、世亲。世亲之后,即有十大论师注解其《唯识三十颂》,也就在这个阶段,唯识学输入了中土。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合译《十地经论》,通过研习《十地经论》形成了地论宗,并有北道、南道之分。接着,南梁真谛译了《摄大乘论》等,其后学形成了摄论宗。在唐朝时期,中国伟大的翻译家玄奘系统地译传了唯识学的经论,并整体地移植了护法的唯识学,以护法系唯识学为中心,将十大论师之学糅译成《成唯识论》,形成了唯识宗,兴盛一时。然而传承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会昌法难中,唯识学典籍多有散佚。

关于唯识宗衰落的原因,学者们观点不一。吕激认为唯识宗衰落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五种姓说,具有阶级性,与中国传统文化平等观不符合,以致影响了其在中国的流传;二是转依革新说,具有否定现实的意味,与当时的封建统治不协调而受到打击。^① 胡适认为其不适合中国人的思想习惯,那种钻牛角尖式的分析不适合中国的语言,这种回到印度去的“古典主义”运动尽管得到了皇帝的支持,结果最终失败了。^② 唯识宗虽然凋零了,但唐末五代出现了一位重要的唯识学大师,即永明延寿。

永明延寿广泛地收集了唯识宗的典籍,意图振兴和发扬唯识宗学。延寿佛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即是“圆融”。在唯识学的心识说方面,他用真如实相一心说圆融地解说了真妄二心说、四心说、五心说、八识说、九识说以及诸心识说等多种理论。他认为,八识说、九识说乃至一至十一识等诸识是能够会通的,诸多心识只是对一心的舒卷不同而已,皆归摄于一心。永明延寿一心圆融诸识思想可分为:一心八识说;一心九识说;一心诸识说。其论

^① 参见吕激:《慈恩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2页。

^② 参见胡适:《中国古代思想小史》,胡适纪念馆1969年版,第106页。

证如下^①:

第一,一心八识说。延寿根据唯识宗教义说一心有八种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延寿还阐述了第八识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以及第八识与真俗境界、所生果、诸转识、种子识等之间的一心圆融关系,已超出了玄奘唯识宗义理。延寿在辨析诸多繁杂问题时,广引唯识宗、摄论宗等学说,以及印度和中国高僧如护月、难陀、护法、马鸣、窥基等人的诠释,并用一心中道的方法论进行了拣择,体现出他用一心说会通诸家学说的圆融思想。

第二,一心九识说。延寿以“名义”中道观对一心九识进行了判别。他认为,“一心”可分为“四名”(即肉团心、缘虑心、集起心、坚实心),“义”可开为“十种”(即“一心十门”义)^②。延寿还广引诸经论,说确有九识并赞同此说。他认为,所言一心之八识与九识,只是依据“性”、“相”,对一心所起之“名”而已,其间并无佛教思想史上记载的有所谓理论上的矛盾冲突。孙劲松博士认为,延寿“在《宗镜录》、《心赋注》等著作之中,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的‘九识’思想都有引用,但总体上倾向唯识今学”^③。我们认为,延寿对于唯识古学和唯识今学并无明显的倾向性,而是用本体一心说进行了融会贯通。

第三,一心诸识说。延寿认为,一心除了可立八识、九识之名以外,还可立一至十一识等诸识。他广引经论并诠释了一至十一识等识,若究竟指归而言,皆唯一真实性。他认为,不仅诸识说理论本身是内在圆融无碍的,而且还可以一心说来进行外在融摄。延寿著名的观点是“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延寿唯识思想的特点在于用禅门“一心”宗来统摄摄论宗、唯识宗等关于心识的诸种学说,这是其惯常思维模式,体现出其学说的一心圆融特质。

需要提及的是,关于唯识古今学,永明延寿是持中立态度,他对古今学是兼收并蓄的。唯识古学中真谛一系对唯识学影响较大,一种说法是真谛翻译了《大乘起信论》,关于《起信论》的争议至今在佛学界仍然是一大公案。摄论

^① 参见陈全新、袁宏禹:《论永明延寿用一心说对八识说、九识说乃至诸识说的圆融》,《法音》2013年第8期,第22—26页。

^② 参见(宋)延寿:《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刘泽亮点校整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0页。

^③ 孙劲松:《唯识古今学对九识学说的不同解读——兼论〈宗镜录〉对此问题的态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41页。

学派的唯识学说，在第八识上加了一个第九识“阿摩罗识”，似融入了《起信论》的“真如缘起说”。真谛的唯识学又来自哪里呢？属于印度所传唯识古学，与护法系唯识今学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玄奘所传来自护法，对真谛一系唯识学是排斥的。

永明延寿的唯识学思想影响到晚明唯识学的研习。明末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研习唯识学的高峰，有高原大师明显、金坛居士王肯堂（字宇泰）、绍觉、智旭等人。洪恩著《相宗八要》，明显著《相宗八要解》、《成唯识论俗诠》，王肯堂编撰《成唯识论正义》，智旭著《相宗八要直解》、《成唯识论观心法要》，等等。明末研习唯识学，虽然说是对玄奘唯识学的经典进行注疏和整理，可是都宗于华严、天台或净土。他们用唯识古学、如来藏学去融释唯识的教理，解唯识时也兼取了真谛对阿赖耶识的翻译，并不排斥，这基本承接了延寿的“性相融通”理论。明末的唯识学思想正如圣严法师所说的是“性相融会的佛教思潮”^①。明末唯识学的复兴严格意义上已经与唐代唯识宗之唯识学义理分道扬镳了。吕激与同门就“《楞伽》不思议熏变为现识因义”这一议题进行探讨，认为明末憨山撰写的《观楞伽经记》用《起信论》的义理来诠释《楞伽》违背了唯识今学。

近代唯识学复兴是从杨文会开始的，他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不仅发起刊刻百卷本的《瑜伽师地论》，还从日本访得佚失已久的《成唯识论述记》，引起了知识界和教界研究唯识学的兴趣。例如，梅光羲、太虚等人都是因为接触此书而悟入唯识学的。杨文会教导学人要彻底通达因明、唯识，高推唯识学为“诚末法救弊之良药也”^②。杨文会之后，开出了三系唯识学：分别有“南欧”（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一系、“北韩”（韩清净的北平三时学会）一系以及“太虚”（武昌佛学院）一系。除此之外，研习唯识学的还有：梅光羲、范古农、唐大圆、史一如、张化声、张克诚、梁启超、章太炎、刘洙源、谢无量、李证刚、景昌极、缪凤林、熊十力、梁漱溟、王季同、虞愚、蒙文通、韩镜清、罗香林、田光烈、霍韬晦等。

近现代以来唯识学者，在对待中国佛学的态度上，并不是都排斥中国佛学。三系中“南欧北韩”是排斥中国佛学的，而太虚却是同情、肯定中国佛学

^① 圣严：《明末佛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② 杨文会：《十宗略说》，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渐、吕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的。而多家论唯识时，在对待如来藏学的看法上多数持肯定态度，对中国佛学天台、华严、禅、净、密是认同的，对真谛系唯识古学也是兼容并包的。这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古德永明延寿的学理路向。杨维中先生在《中国唯识宗通史》中谈及了“永明延寿与唯识宗的终结”，说：“从某种意义上，延寿及其《宗境录》的出现，是法相唯识宗终结的象征。”^①明末和近代法相唯识学都涌现出复兴思潮，即便像支那内学院那样极力宣扬玄奘唯识宗教旨，但是，“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相唯识宗’或‘慈恩宗’，而是‘法相唯识学’”^②。近现代以来法相唯识学的复苏与中国文化的衰落、西方文化的强盛有莫大的关联，法相唯识学的繁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机缘，以下有所探讨。

（二）唯识学思潮与哲学科学的际遇

清末民初，法相唯识学碰到了复兴的最佳机遇，被一批教界、学界、科学界杰出人士选为东方文化中最堪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法宝。近代以降，在西方文化猛烈的冲击下，唯识学主动寻求与中学、西学相印证，因为唯识学具有特有的思辨性、心理名相的复杂性、结构系统的缜密性，与西方哲学、科学、心理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 唯识学与哲学

（1）唯识学与中国哲学

近代居士界研习唯识学的传统自杨文会就开始了，杨文会还喜看道书，善用唯识义理释道，以注解《阴符经》、《老子》、《庄子》等书。他在《〈阴符经〉发隐》中说：“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此节属心。妙智无住，名之为巧。业识染着，名之为拙。巧拙由心而云性者，从其本也。智现，则业识伏。识生，则妙智藏。”^③这里的“识”、“智”的关系，就是唯识学的思想，在凡为识，在圣则智。

受到杨文会启迪的居士谭嗣同、章太炎在唯识学方面也很有心得。谭嗣同著《仁学》，就是以唯识学为基础，不过他的唯识学并不是纯粹的唯识宗学，

^①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41 页。

^②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结语：唯识宗的消亡及唯识学的传承”，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861 页。

^③ 杨仁山：《〈阴符经〉发隐》，《杨仁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 页。

还融合了华严学,这明显受到了杨文会的影响。谭嗣同还糅合了其他中西学各家学说,建构了一套新的哲学体系,李向平先生认为其《仁学》“实际上是依唯识学说而建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哲学思想体系”^①。关于“仁”的界定,谭嗣同列举二十七条通则进行定性,他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②其哲学显然受到唯识学“万法唯识”思想的影响。他还以唯识“微生灭”(量变)作为中国社会改良的理论根据。

章太炎继谭嗣同之后,以唯识学为理论基础来构建儒家、道家哲学体系。章太炎先后作有《建立宗教论》、《国故论衡》、《诸子略说》、《俱分进化论》、《齐物论释》等哲学论文,系统地阐释了“真如本体论”、“万法唯识论”、“齐物观”和“回真向俗”的应用哲学,从而“构成了章氏法相唯识学的理论大厦”^③。章太炎还以唯识会通庄佛,其著《齐物论唯识释》,引《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起信论》等观点来解释《庄子》。章太炎这种以唯识释道的方式受到杨文会的影响,但也并不排斥如来藏学和真谛系唯识古学。还有,马叙伦讲授庄子哲学也是用佛教法相唯识学说来解释庄子的。

继章太炎之后以唯识学构建哲学体系的是熊十力。学界有两位以现代新儒家身份研习唯识的中国哲学家,一位是梁漱溟,一位是熊十力。梁漱溟曾入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唯识,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作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他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就涉猎到唯识学理论。同样是新儒家代表的熊十力,其著《新唯识论》,名为唯识,却批判唯识,实际上是一部援佛入儒归宗于儒家的著作。熊十力有关唯识学著述还有《因明大疏删注》、《佛家名相通释》等,其《佛家名相通释》对法相唯识的词条分析得颇为详密透彻。

(2) 唯识学与西方哲学

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中,对康德的解读就用上了佛教唯识学的术语和思想,他认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此论^④即与佛教唯识之义相

^① 李向平:《中国佛教传统的现代转换及其意义二题》,《佛学研究》1995年刊,第49页。

^②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292页。

^③ 麻天祥:《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④ 指《纯粹理性批判》,梁启超称其所谓“纯性智慧之检点”,与佛教唯识学的识智有相近的意思。

印证者也”^①。梁漱溟也把佛法当成哲学来讲,他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用西方的哲学术语来解释唯识学的名相,比如他用感觉、理智、直觉来比附现量、比量、非量。

支那内学院对西方哲学还是有很多吸纳,虽然欧阳竟无不懂外文,但是“他门下的弟子中懂一两种、甚至两三种外文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在追随欧阳渐学习佛学的前后,都曾与近代中国西方哲学的传译和研究事业发生过或深或浅的关系”^②。例如院友李石岑、汤用彤、景昌极等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西洋哲学有着很深的造诣。李石岑去过德国和法国进修过哲学,留美的汤用彤受过西洋哲学和梵文方面的严格训练。在中国南方,对于以杨文会、欧阳渐、吕澂为代表的唯识学复兴运动,倪梁康先生指出:唯识学不仅在其内向意识的课题方面,而且也在其操作方法方面与近代欧洲哲学基本特质(包含在“求自识”和“究虚理”中的近代欧洲哲学基本特质)最为接近。^③

《民铎》杂志出过“柏格森专号”和“康德专号”,发表过梁漱溟的《唯识家与柏格森》等文章。吕澂也曾参加当时对西方哲学的热烈讨论,上面也有吕澂的文章。吕澂的一篇名为《康德之美学思想》,另一篇名为《柏格森哲学与唯识》,给唯识学与柏格森哲学的比附研究泼了冷水^④。

(3) 唯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作为一股思想力量席卷了世界,唯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逢了。例如,曾入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学唯识因明学的李石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宣传辩证唯物论。而经历了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的吕澂,也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唯识学研究中来。

在本体论层面,分为“唯识论”与“唯物论”。太虚撰写了《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新的唯识论》,温光熹作《做什么》,苏渊雷撰《大乘佛法与新唯物论》,就哲学本体论层面,以唯识论来应对唯物论并作出会通。太虚试图以大乘唯识学的唯识论来涵摄唯物论的“一元二行”的哲学架构,一元二行真唯物

^① 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3卷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8页。

^② 高山杉:《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第51页。

^③ 参见倪梁康:《唯识学与现象学中的“自身意识”与“自我意识”问题》,《中国学术》2002年第3期,第63—88页。

^④ 参见高山杉:《支那内学院和西洋哲学研究》,《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第54页。